

## 多倫多退修營「喚醒與神阻隔的心靈」營友梁盧景媚

在上次十一月的退修營 發現自己同神、同人都好有距離。在今次三月的退修營，便找到原因。

當媽媽發覺懷了我時，便同爸爸講。爸爸就話：「已經有五個仔女啦，驚養唔起，不如落咗去啦！」 媽媽就話：「要養，因為搬到新屋，有喜有喜，好開心。」 到快要出世的時候，爸爸又舊事重提，說住在附近的何師奶問可否送這個 BB 給她。媽媽就極力反對，因為她不可以忍受將來那個小孩，應該叫她做媽媽，卻叫她做盧師奶。

在營裏的心理劇，我聽到組員扮演我父母這些對話時，感到非常緊張，非常傷心，大聲痛哭。經過 Dr Kot 多次的引導和各營友的吶喊幫助，整個人終於平靜下來，得到釋放，醫治了我的痛苦。

在小組時得到導師 Dr Lo 的分析和引導，便理解到為何我和別人總是很疏離，不大信任別人。因為這兩件事令我覺得人是不可靠的，不知何時會擺走我。當做習作時，要把我的恐懼畫出來，我用左手畫了一個擘大個口，頭好大，手腳卻好細，向內彎曲的人。Dr Lo 是個婦產科醫生，他一看幅畫便衝口而出說好像一個七個星期大的胎兒！好震撼，這幅畫就表現到我還在母腹中，一個胎兒聽到父母這番對話時的驚恐！

在另外一個心理劇，Dr. Kot 幫助一個營友處理在青少年時母親的離世，整個家陷入一片混亂和得不到男友的理解的痛苦情況，我扮演姊姊的角色。完結時，我對“妹妹”說對不起時，我竟然哭成一個淚人，比“妹妹”更傷心。事後各人都問我為甚麼哭得這麼厲害，我說我也不知道。

經過導師的分析和引導，原來就是我爸爸在我兩歲的時候，漂洋過海去英國謀生，令我更肯定地不要與人建立親密的關係，因為他們會突然離去的。

另外，爸爸的遠去令我到整個家陷入一片混亂。那時媽媽突然成為家中的總司令，指揮着祇有十三歲的大哥扮演“爸爸”的角色，承擔起家中所有粗重的家務和重要的決定，也依賴着祇有十一歲的姊姊兼負“媽媽”的職責，幫忙照顧年幼的弟妹和分擔部份家務。當時兩歲的我經歷着與爸爸分離的痛苦，再加上家中各人的角色從新定位而產生的壓力和緊張的關係，全看在眼內但無能為力，深深地儲存在我的腦和身體內。

營友母親離世所出現的境況，便勾起這些不能用言語或筆墨去形容的痛苦記憶便浮現出來，因而放聲大哭，連自己和別人都模不着頭顱！

我整個成長階段與遠在英國的爸爸的溝通方式便是每個月一封的家書。所以我與人的溝通方式也採用這個模式。對我來說已是很足夠了，但對其他人來說是不足夠或近乎疏離。

過去成長的經歷做成我與人、與神的阻隔。在退修營最後一天的下午，有半小時安靜時間與神獨處，我告訴神我需要祂和其他人的愛，肯定和接納，與祂和人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我望着結了冰的湖，我決定要行去對岸尋找神(其實神已與我同在)。同時撒旦也在工作，讓我疑惑湖面是否真的安全？雖營地主管阿 Paul 說湖面結了兩呎厚的冰，坦克車行過也無問題。不過神就是這樣的慈愛，用冰上動物的腳印給了我印證，讓我放心前行！當抵對岸時，非常歡欣，我終於到達祂的跟前！我對神說：「我現在和祂有零距離，但我與人的距離又如何呢？」立刻感覺到神擁着我說：「放心。我會帶領妳的。」整個人都放鬆了，燦爛地笑起來，輕快地拍照留念和行返營地。

與營友分享這美妙的得着時，Dr. Kot 認為這也是我用行動去尋找在海洋另外一邊的父親，彌補與他的距離。上一次退修營未能做到這點，因為當時湖還未結冰，今次湖面結了冰，便能實行出來！